

廣揚

你不要顧全臉面，而陷害你的靈魂，也不要說謊，叫你的靈魂遭殃。你不要因羞怯而自取喪亡。在救助人時，不應閉口無言，也不要把你的智慧隱藏起來而不外露。

你應詰問朋友，恐怕他沒有做；他若做了，叫他不要再做。

——德訓篇

15

天津天主教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出版

一九二二年六月六日

第十五期目次

- 半月大事…………… (一)
- 半月談：大力展開三反運動…………… (七)
- 「小型殺人黑店」不見了…………… 蕭乾作、陀螺譯 (九)
- 我們今後的任務…………… 周健鐘 (二七)
- 關於史貝爾曼…………… 阿 大 (二九)
- 金召年同學是怎樣轉變的？…………… 顧裕祿文、張鸞插圖 (三一)
- 在上海被捕的帝國主義分子傅承烈親筆供認進行危害我國人民的罪行…………… (二天)
- 上海震旦附中天主教反帝愛國學習會告全校教友家長及嵩山區教友書…………… (二天)



三反運動又進一步

各地全力圍剿大貪污犯

在各地人民對於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爲害國家人民的認識逐步提高的基礎上，三反運動又向前推進了一步。各地負責幹部親自動手並全面發動羣衆，運動已經形成內外夾攻和層層包圍的有利形勢。由北京開始，許多地方已經是集全力圍剿大貪污犯了。

二月一日，北京舉行了公審大貪污犯大會。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總辦了臨時法庭，公審大貪污犯蔣其山、宋德貴、曹運輝、孫建綱、王丕樂、夏茂如、杭汝龍等七人，當堂宣判執行。蔣、宋二犯，罪惡深重，拒不坦白，處死刑；曹運輝罪惡比蔣、宋較輕，但不坦白，判徒刑十五年；孫建綱罪惡比蔣、宋較輕，但曾自動徹底坦白，並協助政府檢舉奸商，故從輕判處徒刑十年，緩期執行，以觀後效；王丕樂判處徒刑五年，緩期執

行；夏茂如和杭汝龍雖也貪污一億元以上，但因自動坦白悔過，並積極檢舉，故免予刑事處分。

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在會上講話，說明了大貪污犯對國家經濟事業的嚴重危害性，和資產階級向人民民主政權猖狂進攻的事實；何時指出，一切大貪污犯，都應當在死刑、徒刑、免刑之間，選擇自己的道路。這個大會很好地說明了三反運動的真正精神和它的重要性。

在其他各地，半月以來也都展開了對大貪污犯和奸商的圍剿或追擊。如：天津逮捕了奸商二百多名，重慶被獲了奸商的非法組織「星四聚黨會」，貴州逮捕了大貪犯李天舜、金法煉等。東北各地的三反運動，更走過了批判過去由於受資產階級思想侵蝕以致在執行政策上所產生的右傾思想。

全國人民歡慶春節

各地熱烈擁軍優屬

全國各地人民，在三反運動獲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度過了今年的春節。物價始終平穩，再加以前營業易機構和合作社大量供給「年貨」，大家在過節時都獲得了無比的歡欣。

志願軍歸國代表和朝鮮人民代表，在春節前和北京市的工人、學生舉行了春節聯歡。工人和學生們給代表

們唱歌，代表們也唱歌，表演。有些工人，學生更親熱地拉着代表們進公園。他們彼此之間親密地交談。大家都歡欣若狂。

全國各地，在春節前後，都熱烈地展開了擁軍優屬的工作。上海、天津、廣州、重慶、西安、福州等地人民，在當地人民政府和人民團體的組織下，向各該地的志願軍，解放軍傷病員，部隊、烈、軍、工屬進行了親切的慰問。各地人民紛紛拿出現款或是實物，來作為春節的禮物。有的地方並招待烈、軍屬看電影、看戲；有的更組織了羣衆，熱心地幫助烈、軍屬打掃房屋和洗衣服。

新華社記者陳雨明，在春節前訪問了山東省博興縣歌家村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政治指導員劉先成的家庭。這家共八口人，兩個兒子（劉先成和他的大哥）都參了軍，如妹在人民政府服務。春節以前，劉先成從朝鮮前綫寫家信回來，給父母祝賀。父母立刻回信鼓勵兒子在前綫奮勇殺敵。一家光榮人家歡度着春節。他們的目標只有一個：在前方和在後方的一齊努力，在不同的崗位上共同奮鬥，早日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早日完成並發展國家的生產建設！

志願軍代表團和朝鮮訪華

代表團分赴各地

中國人民志願軍歸國代表團和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各分爲六個分團，分赴各大行政區向各地人民作報告。各分團，除了華北分團外，都在一月三十一日離開了北京。兩團的代表們在北京的十三天期間，向首都工人、學生和市民共作了約九十次的報告，聽衆有十二萬二千多人。

在離開首都以前，中國人民志願軍代表團團長李雲三和朝鮮人民訪華代表團團長洪淳哲，分別向首都人民告別。他們兩位除了對首都人民的熱誠歡迎和愛戴表示衷心的感謝外，並對首都人民所進行的抗美援朝運動，特別是三反運動的成就表示深受感動。洪淳哲說：「代表團要把中國人民正在展開的抗美援朝運動和增產節約運動的具體情況，詳細地轉告我們祖國的同胞，使朝中兩國人民的團結更加鞏固，使前方的將士們的戰鬥意志更加高漲！」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佈

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在一月二十八日，發佈了「關於加強老根據地工作的指示」。

指示的要點是：（一）加強老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包括：恢復與發展農業生產，發展林業，發展畜牧，發

展手工業與副業，開採礦產；(二) 解決以下問題：恢復與開闢交通，促進物資交流，大力組織合作互助，舉辦特殊貸款、調查負擔；(三) 加強老根據地的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與保健工作。

在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事業中，老根據地的廣大人民，有着巨大的貢獻；同時因為這些地區的人民，長期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匪幫、封建地主進行殘酷的鬥爭，犧牲和所受的摧殘也最大；並且因為這些地方多在山區，交通不便，所以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都比較慢，人民生活比較困難。所以，無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必須十分重視加強老根據地的工作，大力領導與扶植老根據地人民恢復與發展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

去年夏天，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了由八千四百一十三人組成的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由三千八百零九人組成的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在一月左右的時期裏，兩團遍訪了十八個老根據地。訪問以後，老根據地人民派出了六百七十九位代表參加國慶大典。這就大大地加強了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級人民政府與老根據地人民的聯繫，提高了老根據地人民愛國熱情，為加強老根據地的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經過中央黨團指示，各地人民政府在今後工作中，將特別重視老根據地的工作。中央的指示要求各地「爭取在三年、五年內改變老根據地的經濟面貌，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提高老根據地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的水平。」

朝鮮停戰談判第五項議程

南日將軍提出原則建議

朝鮮停戰談判，在美方找各種藉口並製造事件來拖延下，在第三、第四兩項議程上始終沒有得到最後的協議。三月六日，雙方代表團舉行全體會議，開始討論第五項議程——向雙方有關各國政府建議事項。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將軍，在大會上對於第五項議程提出了原則建議，全文如下：

「為保證朝鮮問題的和平解決，茲建議由敵對雙方，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一方，聯合國有關各國政府為另一方，在朝鮮停戰協定簽字生效後三個月內全權代表五人舉行政治會議，協商：(一) 從朝鮮撤出一切外國軍隊問題；(二) 和平解決朝鮮問題及(三) 與朝鮮和平有關的其他問題。」

這個建議充分體現了我方徹底和平解決朝鮮問題的熱望。美方對這個提議，聲稱將要予以仔細研究，未作確定的答覆。他們是否贊成，並可以表示出他們願意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或是仍然想繼續擴大侵略戰爭了。

美帝陰謀又失敗了

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在一月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天的會上，連續討論美國指使國民黨匪集團所提出的「控蘇案」，誣告蘇聯「違反」一九四五年簽訂的中蘇條約的誹謗案。在過去，曾經有過兩次，也是美國非法地強使聯合國大會討論這個誹謗案，但它這個陰謀都遭到可恥的失敗。這一次，美國的陰謀又失敗了。國民黨匪集團的代表提出了這個誹謗案後，除了少數的美國僕從國家的代表外，沒有人支持這個提案。蘇聯和波蘭的代表，在發言中嚴正地指出美國這個陰謀。最後，在表決時，只有二十四個代表團投票贊成這個提案，拒絕支持這個提案的有三十六個代表團，九個代表團反對，二十七個代表團棄權。

蘇聯代表馬立克，在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的會議上，都與官痞斥美國和國民黨匪幫的無恥誹謗，並列舉事實證明了蘇聯遵守一九四五年的中蘇條約，相反地，正是蓄意侵略中國的美國嚴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他指出：「國民黨在大會中提出含血噴人的控訴，藉此製造爭端，只是爲了掩飾美國侵略者在遠東擴大戰爭和

越南人民軍冬季攻勢獲重

大勝利

越南人民軍總部在一月二十七日發表公報說：自從去年十一月十日法軍向河內西南的和平省地區發動大規模攻勢以後，在北越的兩個多月的戰鬥中，越南人民軍共拔除了八十九處敵軍據點，內有七處是用包圍和勸告的辦法拔除的，另外粉碎或用勸告的辦法取得了四百處以上的傀儡軍據點；解散了二千二百處傀儡行政機關；擊斃和俘虜了敵軍官兵一萬二千三百五十人，內有少校三人、上尉九人、中尉二十六人。在同一期間，人民軍擊落敵機十一架，擊毀內河船隻和小汽船九艘，戰車十輛，裝甲車和卡車一百六十九輛，各種口徑大砲二十門和機關槍十六挺，破壞汽油車和軍火車十二處。人民軍繳獲的勝利品計有五七公厘口徑和七五公厘口徑的大砲二十門，八一公厘口徑和六〇公厘口徑迫擊砲二十門，重機槍五十四挺，輕機槍一百三十八挺，手提機槍五百零三挺，無線電台五十九部，彈藥三十噸以及大量步槍與其他軍用物資。

抗議英軍佔伊士美利亞

開羅五十萬人民示威

埃及首都開羅五十萬人在一月二十六日舉行大示威，抗議英國軍隊佔領伊士美利亞的舉行。

一月二十五日侵入伊士美利亞的英國軍隊繼一連串的血腥暴行之後，要求該城的埃及輔助警察放下武器並離開開羅河區。埃及警察拒絕了這一無理要求，英軍就向警察總局進攻。埃及警察一直抵抗到彈藥打完為止。據埃及內政部公報說，埃及警察死四十六名，傷四十二名，並有八百多人被英軍俘獲去了。英軍侵略者事後還說無限期地佔領伊士美利亞，並封鎖蘇彝士運河區。這種暴行激起埃及人民的憤怒，於二十六日下午，開羅五十萬人民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埃及人民的這一反帝鬥爭的新高潮，使埃及統治階級大為恐慌，埃及政府已宣布全國戒嚴，並準備採取嚴峻的措施，大批逮捕愛國者。

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

喬巴山元帥病逝

蒙古人民領袖，蒙古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蒙古人民革命黨政治局委員喬巴山元帥，久患腎臟病，不幸於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五十七分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醫院逝世。

喬巴山是蒙古人民優秀的兒子。他在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生在一個貧苦人的家庭。十七歲時，到了農會

(即烏爾巴托)，以後得到機會進入帝俄領事館所辦的一個學校裏學習。一九一四年，被派到俄國伊爾庫茨克的中學去學習。在學校期間，他觀看俄國人民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所進行的偉大革命，心裏很受影響。一九一八年，他回到庫倫，就投身於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他和蒙古人民革命領袖蘇赫巴托爾着手組織蒙古人民革命黨，並組織遊擊隊。在蘇聯的幫助下，蒙古人民革命黨和它的軍隊打倒了當時的反動軍隊，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和蒙古人民的獨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當選為小呼拉爾委員，以後又逐步當選小呼拉爾主席團主席，部長會議副主席，一九三九年，當選為部長會議主席。喬巴山元帥的一生，都貢獻給蒙古人民的革命事業和反法西斯的鬥爭事業。他的逝世，不僅是蒙古人民的重大損失，也是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損失。所以，在他逝世以後，各國人民領袖紛紛發電表示哀悼。

瀋陽市革新委員會

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

瀋陽市天主教革新委員會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廿九日上午十時，在該會會廳召開了第二次委員擴大會議。出席者有五十大名教友。首先由主席鄭慶珍報告了開會的目的和任務。隨後由委員韓克誠報告了瀋陽市革新委員會成立後到目前為止的工作。在總結中提出：以後應加強

天主教主教

到目前為止的工作。在總結中提出：以後應加強

或更以來的，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支持下，驅逐了帝國主義分子，打擊了他們的走狗，並取締了反動組織。聖事一、又在各地成立了革新委員會，廣泛的組織教文進行了實踐主義的學習，經過了三四個月的學習，著重的提高了教友們的政治覺悟。

同時更籌備及接管了教委會的財產，初步的獲得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操縱了教委會幹事大帶和一些進行反動活動的政治反動文件，如在光緒年間，將帝國主義聖書請政府各項函底一冊，全譯天主教各教區詩篇一冊，其他照片、影片及各種書籍中，均為宣傳美、英、法等帝國主義國家廣化的生活方式及其假物質文明現象和宣傳中國人民。

革新委員會劉修女及神甫進行了反帝愛國的教育，使得他們的思想上有了基本的轉變，同時使全市教友認識了帝國主義分子以天主教名所進行的陰謀活動，激起了人民的公憤，因而向政府要求驅逐和懲辦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而獲得了人民政府的准許，這是在教會歷史上光輝的一頁。

韓主委並指出了今後的活動應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我們教徒中展開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運動，徹底肅清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法西斯思想，並克服在思想上的小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意識，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觀念。大會並決定，全體委員每週集會一次，集體聽報告、分組討論。學習內容主要是根據第一屆第二次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文件。並配合有關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徒

辱中國的歷史材料。並擬訂於一九五二年開展覽會一次。

關於教友們的學習，韓主委強調：得在原有的學習基礎上鞏固並提高，不應過激改變學習方式，應把報告和座談互相配合起來，同時該提各區的反映，小組學習效果比較大。

韓主委最後強調：總之，目前的中心任務即是繼續深入發動羣衆，展開反帝愛國的教育，以達到完全從思想上徹底肅清帝國主義的影響，樹立為人民服務觀點。

繼由市革新委員會秘書長華浦顯將請教產工作中所發現的一些問題向大家做了報告。

下午四時進行討論，大家一致認為過去由於帝國主義長期的操縱，教委會給於我們教友很多毒藥，所以大家堅決表示，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一九五二年在天主教內開展改造思想運動，並要徹底改掉過去舊教會的一切封建的完全聽命的舊制度，要建立民主的新作風。

討論會後由東北人民政府宗教事務處吳處長做了總結。簡要的說明了毛主席三大號召的重要意義，並指出了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是沒有神靈的，他們所掌握的僅是帝國主義的特權。只有領導教友愛國，積極發動革新運動向前的精神，才有神靈。會議到下午六時半宣佈結束。



大力展開三反運動

自從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運動展開以後，天津市的天主教友們即分別在各自崗位上積極參加，並且有些人有了良好表現，可是有些教會內的組織，如醫院等單位，則開始的很晚，甚至有某些單位始終未搞三反運動。

天主教會內的組織沒有及時的搞起三反運動，是否因為這些單位沒有貪污、浪費、官僚主義存在呢？我們敢肯定的答覆：不是的。並且還要指出一點：教會內的組織的貪污、盜竊等事實，還不是一般資產級階向我們進攻的性質，而是帶有濃厚的帝國主義氣息的。這是因為我們的教會長期受帝國主義分子操縱把持，他們經常的在工作人員中製造矛盾，故意的予以盜竊的機會，目的是在培植工作人員的短處，這短處被他們抓住之後，就更能夠所欲爲了。在帝國主義分子手中，有這個人，爲了彼此庇護，當然就不敢揭發他們的罪惡了。有人說：帝國主義分子

把持的教會及其他組織是盜賊養成所，是並不過份的。但這並不是說，凡是給帝國主義分子作事的人全是盜賊，絕不是的，因為我們偉大的中國人民歷來就有優良的品質，甘心作盜賊的或一時受欺騙的只是極少數人而已。然而人數雖少，也會壞大事，也會造成國家財富的嚴重損失，所以我們必須提高警惕，絲毫不能放鬆！

在全天津市人民猛烈搜山圍剿「老虎」形勢下，天主教會內的組織也有的開始學習三反了，但是將來的進展快慢如何，現在尚難預料。首先我們當然希望貪污分子們自動的澈底的坦白，然而因為他們在思想上長期受了帝國主義的影響，覺悟程度是否能很快的達到向人民低頭的地步，還是疑問，而須要別人的啓發則是一定的。這裡所說的別人，主要的就是各組織中現任的和以往的職工，因為他們比較能了解實際情況，那麼就無論對於國家對於教會全都有責任幫助貪污分子作好坦白的工作，如果仁至義盡，而仍有拒不坦白者，就應撕破面皮，無情的檢舉。其次是廣大的教友，也有責任使教會內的組織把三反運動搞好，知道了某些貪污或盜竊的事實，或者發現線索，就應該馬上報告有關機關，使其便於處理。

搞三反運動，天主教會內的組織已經邁發一大步了，但是不要緊，只要我們愈起直追，猛烈圍攻，我們一定會完全勝利的，我們絕不能使這一偉大運動在我們教會內造成一個空白點。

「小型殺人黑店」不見了

——聖心兒童院的孩子們是怎樣得救的

蕭乾作、陀螺譯

本文是英文「人民中國」半月刊記者蕭乾所寫，發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該刊一九五二年第二期上。因為刊物時間的關係，譯文未經原作者過目。這是首先應該向蕭乾同志及譯者致歉的。原作是英文，文中所提到的很多中國人的名字，經過一往一來的翻譯，有的可能已經「走了樣」。除了可能從別的材料中加以核對的外，其他祇好暫從原作的音。如有錯誤，日後再行更正。

——編者

事情發生在一九五〇年一月裡，在南京天主教會聖心兒童院裡。一對姓柳的年青夫婦抱着他們那個胖胖的、十五個月的嬰兒到了院裡，把她們給那裏的修女們照管。柳家兩口兒心裏已經解決了他們照顧孩子的問題。父親在報館裏做事，母親丁琪忙於在華東革命大學學習。這對夫婦爲那所大洋房和修女們接待客人的屋子裏的光亮地板所吸引。他們雖都不是教徒，但「聖心」兩個字使他們感到慰藉。所以，人家沒請他們去參觀一下孩子們的房間和別的孩子，他們也並不覺得奇怪。柳先生和柳太太爲孩子交了一個月的費用——五斗上白粳、一條肥皂、兩斤糖的折價。他們

並沒有計較錢數，只覺得這樣可以保證孩子在那裏很好。在填寫那張寫着「本院對兒童之意外事件概不負責」字樣的表格時，他們也沒有感到什麼不對勁兒。戴着大白三角帽子的方濟格會修女令人覺得完全可靠。

母親坦然地地去學習，覺得她所做的對孩子可說是最好了。

柳先生第一次去看孩子時，他大大地吃了一驚。孩子在填管子裏，衣服透身濕。雖然一肚皮不適意，他也沒把所見到的告訴他妻子，因爲是他勸她把孩子寄在院裏好去大學學習的。

過後，母親親身到院去的時候，總見到了一

位修女，華安德，正在苦打一個孩子。那修女看見有人來訪，馬上住了手，滿臉堆上了笑。「你是柳貝貝的母親，看這個可愛的孩子。」她說。可是柳貝貝看見她母親時放聲大哭，看樣子瘦多了。

五月十一日的下午，正當柳先生在報館裏忙著工作，母親開小組討論會的時候，柳貝貝半邊身子給燙壞了。值班的修女給上了點凡士林就沒再理會。沒有請醫生，也沒人給孩子試試溫度。到了晚上，孩子發高燒，都抽上了，她的父母才知道信兒。他們天沒亮就送到院裏。由於他們的堅持，孩子才送了醫院。這時，傷化了膿，轉成了酸中毒。柳貝貝死了。

在聖心兒童院修女們的眼裏，好像沒出過什麼大事。難道沒有，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到一九五〇年六月的兩年半裏頭，人家託付給她們的五百五十七個嬰兒裏，死了三百二十七個嗎？中國的孩子們一直在那兒死著。修女們指着柳貝貝的睜大的眼睛和瘦瘦的屍身說：「看哪，沒看見她笑了嗎？我們該當高興，她的小靈魂如今上了天堂，有聖母照顧她了。」

對於心亂如麻的父母，這是冷冷的安慰。可是也讓他們突然明白了這個「聖心」院實在是個活地獄。

若是在往年，柳家夫婦不會有什麼舉動。可這是一九五〇年了，一切都不同了。柳先生給南京新華日報寫了一封信，信裏寫著孩子致死的情形。這信發表以後，讀者的信雪片似的投到報館編輯部。聖心兒童院被證實是個小型的殺人黑店，因為受害者都是孩子，所以加倍的可怖。

這些信裏的驚人故事引起了當地人民政府、民主婦聯、兒童福利工作者和遠地母親們的注意。五月二十二日的下午，院裏的孩子們開會講出他們所知道的一切。

饑餓、沒人管、殘酷

發現出來的一幅圖畫是飢餓、沒人照顧和奴隸式的勞動。

新生下來的嬰兒每天給半磅攪了好些水的牛奶和一點豆粉。剛學走路的孩子每天都喝稀粥。大一點的孩子呢，至少有五、六個得哀求著才得吃到一碗沒有滋味的湯和一小盤蔬菜（大半是腐爛的胡蘿蔔）。肉和脂肪根本就沒聽說過。

根本沒有起碼的衛生設備。幾十個孩子公用一個臉盆一條毛巾。沒有一間可以把生病的孩子和別的孩子隔離開的房間。結核病、腦膜炎和其他重病隨地流行。死神重重地敲起了喪鐘。

孩子們一進院就非得領洗不可。一懂事的孩
子就被「一些「原罪」和巨齒猿牙的鬼的故事吓唬
着。等到會走路了，一天得望三台彌撒：最早的
一台在早上五點鐘——每天跪下四個半鐘頭。飯
前，飯後，起床，睡覺都得祈禱，一年好幾回「
避靜」。在這些時候，孩子們不許說一句話，雖
然他們正在好奇心盛的年歲自然要問長問短。
孩子們得給修女們做好些他們力所不勝的苦
工，可是據說「只不過盡了本分」。刺綉傷了他
們的眼睛，喂家禽喂牲口，割草，種菜，擦地板
，磨豆腐，給「娼婦」（修女）烤麵包，洗碗，
搬煤，搬煤球，傷了他們的脊背。

中世紀式的不人道的懲罰，等待着每一個不
能盡「本分」的孩子。最常見的懲罰是關「黑屋
子」——地窖子。孩子們就這樣關上二十天，
吃的只是腐爛的胡蘿蔔，連粥都不給。

調查和審訊

這些在家長大會中暴露出來的事實激起了廣
大的憤怒，南京人民法院收到許多控訴，要求處
理柳貝貝案並調查該院。

人民政府和幾個人團體組成了調查委員會
，辛苦地工作了八個月。對該院的控告已完全證

實。還有一些從前不知道的事實也給揭了出來。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法庭在經過幾度審訊之
後，宣佈判決：驅逐兩個修女出境，蘭魏德（愛
爾蘭人）和華安德（法國人）。

也許有人會想：柳貝貝的事件會使那些修女
們反省一下並改變她們的作風。恰恰相反：她們
利用了調查的期間，加倍毒害孩子們的頭腦，生
活也是依然如故。

那時，南京另外一個育嬰院——慈愛堂——
的驚人事實也給揭露了出來。「慈愛堂」是一個
國民黨官僚所創辦的，在南京解放前夕交給了十
六個外國修女（有美國、法國、奧國等國籍）。
聖心院的調查開始後，在慈愛堂有孩子的母親們
痛哭流涕地找到了政府，要求馬上採取行動。

在天津、上海、廣州、武昌，同樣的嬰兒院
也給揭露了出來。人民的聲音極潑刺地怒吼：「
救救我們的孩子們！接收這些地方！」全國各地
在議論，示威，給報館寫信……在這一點上大家
完全一致。

是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上，中國人民救濟總會
，在人民解放軍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的命
令之下，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上午十點鐘接
收了聖心兒童院。

他們得救了

院裏的修女們聽到要接收，白潔貞（法國人）白安琪（葡萄牙人），那時院裏的負責人，企圖抗拒，拿孩子們作人質。他們把辦公室和庫房鎖了起來，拒絕交出檔案或透露任何有關孩子們的數目、年齡、健康情況等的消息。她們甚至把藥瓶上的標籤撕掉。一個小女孩，萊萊，害着結核性腦膜炎，昏迷不醒，可是修女們完全置之不理。接收後馬上送她到醫院，可是沒醒過來就死了。

中國人民救濟總會南京分會會長馮伯華負責接收，對中國職工和修女們宣佈，接收與宗教信仰完全無關。「我們的人民共和國准許宗教自由，」他說，「可是不許可虐待和殘殺孩子的自由。」他號召所有的人盡力拯救孩子們，才對得起南京人民的付託，空氣頓時緊張起來。爲了防止修女們可能對孩子的殘害，女幹部們在育嬰室裏地板上過夜。

第二天早晨，五十七個孩子第一次喝到全奶。這她們在過去祇看見修女們喝的。然後每人洗澡、剪髮。他們的指甲剪過，滿是虱子的髒衣服換成了新的。他們從冬冷夏熱的房子搬到修女

樓南邊的大而空氣流通的屋子裏。有生以來第一次，每一個孩子得到一個臉盆一條毛巾。

不用說，孤兒們一點都不躊躇。這些「解放阿姨」，那樣和藹、週到，一點也不像白潔貞修女所說的解放軍——他們都是些紅毛綠眼的魔鬼。救護隊的兩個醫生、三位護士給孩子們照透視，驗血。報告令人髮指。五十七個都有病。有二十一個有結核病（沒有一個隔離過）；三十九個有砂眼（從公用臉盆得來的）；淋巴腺炎，軟骨症，關節炎……有的孩子一個人有五種病之多。有幾個七、八歲的都駝了背。有的眼睛有白翳。他們的臉色都是有病的綠色。他們的心理狀態也和生理狀態一樣的壞。南玲，不到四歲，有了滿嘴的牙，可是只會吮手指，連拿湯匙都不能。十四歲的沈蘭芳從來也沒見過國旗，也沒聽說過毛主席。問：「我們今天是什麼社會？」一個孩子毫不遲疑地答道：「聖瑪利亞！」

在寫着「登記簿」的三本原冊子裏，一個個的名字給劃掉——死亡，死亡……幾乎是千篇一律：入院，強制領洗，死亡。修女們對捐款人和董事們常吹的是：「今年我們又給（那末多）孩子們領了洗！」

下面是順手從「登記簿」裏檢出的幾項。事

後檢查知道是典型。

「李玲玲：登記號一〇三：入院理由：母親產時死亡。父母宗教：佛教。入院日期：一九四八年十月四日。十一月四日領洗，聖名方濟。死亡：十一月五日。死因：高燒。」

「田妹妹：登記號一三三：入院理由：母親再嫁。入院日期：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十月十五日領洗，聖名瑪利亞、法比歐拉。死亡：同日。死因：虛弱。」

「賈妹妹：登記號一三四：入院日期：一九四八年十月六日。健康情況：良好。十一月十六日領洗，聖名西滿。死亡：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個孩子的死亡原因都沒有說明。

奴役下的女孩子

十四歲的紀玉蘭，兩支眼睛因為從前對於這世界的不信任而發暗，說起接收給她生活帶來第一次變化，喝到了雞湯。可是，自從她九歲時給她父親送到青島的「聖心」（她是後來移到南京的）以後，她一直給修女們喂雞和別的家畜。

多少年來，紀玉蘭早上四點半就起來，幫着別的小孩子穿衣服，望彌撒，給修女們做早點——自己祇吃上一口窩頭。她一天的工作從泡一

大籃豆子開始。然後把鴨子和鵝趕到後院的池旁，還得用雙手拔草給兔子吃。（修女們連把刀都不給她。）鐘打十點，她得把牛放出牛棚，然後去收新生下來雞蛋，交給修女們，她從來也沒嘗過一個。磨完豆腐以後，休息一會準備下午的工作。工作又開始——給修女們烤麪包，把鴨、鵝趕回棚子，晚飯後侍候小孩子們睡覺，然後到堂裏念經，一直到晚十點。祇有在修女們回到她們的彈簧床上去以後，紀玉蘭才敢爬上她那在一間棚裏的草上去睡。

紀玉蘭若沒有做到她的奴隸主吩咐的活，就得挨打，挨踢，關進黑屋子。最後，在一九五〇年九月裏，她被賣到太平門外一個牛販子家去當童養媳。她給賣了幾担米，她自己也不太記得了。說到有一次，田裏的一個人把她拉到一間小屋裏強姦她，她失聲大哭。

有幾個職工也說到他們在修女手中所受的非常人類的壓迫和剝削。兩個是所謂做「零活」的。一問他們，才知道「零活」就是埋孩子。他們的一個，王洪波，本來是太原的一個虔誠教友，可是半年以來他明白了帝國主義分子們一嘴兩舌頭的假慈悲。他說從那以後他就沒進過堂。

他記不起來他埋過的孩子的確實數目。可是

沒有一天他沒有埋過。孩子們總是給脫得赤條精光，然後扔到一間小房子裏。有的還有氣呢。黃昏以後開始掩埋。如果數目不多，就用報紙包好。不然就是硬紙匣子，一個匣子裏擠着五、六個孩子的屍首。

另外一個工友安洪元，記得有一天夜裏他們埋過四十多——那是在一次天花流行期內——有幾個孩子，身上還滾燙着呢。一天早上，白安琪修女忽然想起了閻王前一天埋了幾個。「五個。」王說。「就那末點兒？」修女說，「我以爲是六個呢！」這句冷冰冰的話使王發抖。

找到了證據

四月十九日，接收後兩天，早上六點鐘，幹部們在王洪波的幫助之下，開始挖掘屍體。

王領着他們到一塊種着菜和葱的畦裏。剛一下鏟，離地面才一尺來深，就出現了兩付骨骸。肉都已爛光，可是毛髮和骨頭還是很完整，再有就是孩子們脖子上的一根鍊上挂着生了鏽的牌子，上面刻着關於「原罪」的字。離開幾尺遠的地方，又找到了五具屍體。五個不過是一個大概的估計，他們看見的祇是一大堆腐爛着的肉，這兒一雙突出的眼睛，那兒一挂腸子。在他們挖的第三個

洞裏，發現了顯然是剛埋不久的兩具屍體。腐爛還沒有開始，包着的外國文報紙上的字還很清楚。孩子的胳膊、腿、脚都用麻繩纏着，眼睛却睜着，帶了求生的熱望。

充滿着憤怒與哀慟，人們一直工作到半夜。那時他們已經發現了一百二十八具屍體。他們幹着這種可怖的工作的菜園，是在離開鄰近的廣州路不到七八尺的一個高崗上。足足一整天，馬路那邊的坡上站滿了人羣，高喊：「給死去的孩子們報仇！」

修女們從三層樓窗往下看。她們罵王的妻子忘恩負義。她們正在把一千萬元鈔票縫在衣服裏藏起。她們把給孩子們的毛毯縫進了被套裏。

人民要求正義

第四天，在棺材做好，幹部們盡可能把屍體們拼湊起來之後，南京市三萬市民在菜園附近的一塊空地上舉行了控訴大會。他們一條聲響要求懲辦兇手。大會的實況由電台廣播開來。大會主席團收到了二百五十個電話和三百多封信，都是慰問被害者的父母的。禮物——包括二千多萬元款，二千多雞蛋和無數瓶魚肝油、奶粉、維他命藥丸——送給了孤兒，這不僅是南京市民的，也有

的是從遠方的城市和鄉村來的。

大會散後，還有一大羣人圍着孩子們的遺體不去。一位八十歲的老人，拉着拐杖，向幹部們說：「帝國主義者，不管穿了什麼外衣，都是可恨的傢伙。」然後，他撫弄着在草地上玩着的一個孩子的頭髮，滿腔感動地說：「不錯，是從虎口裏救出來了。好了，孩子，從今以後有毛主席照顧你們了！」

金陵大學神學院的八十位同學也參加了大會。這對他們是多寶貴的教訓可以從學聯主席鄭亞古的話裏看出。手指着死去的孩子們，他喊道：「還需要更多的事實來告訴我們帝國主義者的慘無人道嗎？不，中國的基督信徒永遠不要再和那些殺人不睜眼的帝國主義者有任何聯系了！」

孩子們的屍骨埋葬在中華門外的一個公墓裏。南京大學建築系的同學正在設計一個墓碑，將來立在那裏來紀念孩子們。

七個外國修女被逮捕了。白潔貞和白安琪，因為是主犯並且不知悔過，被南京人民法院處了十年徒刑。另外四個立即驅逐出境：于天估（奧蘭），郎雪如（法），白淑貞（法），和愛聖心（波蘭）。雲南斯修女（意大利人），她的罪責較輕，被釋放但限期離境。

初次嘗到人間的愛

對孤兒們的同情從各角落裏湧來。最使人感動的是南京兒童所表現的友愛。小學校裏的少年兒童隊員們輪流去訪問孩子們並和他們在一起玩。他們用自己的零錢買了禮物，去時抱着玩具、糖菓、畫像、毛主席獎章和圖書畫。

從生理和心理上，這兩類兒童形成了顯明的對比。發育不全的孤兒們擠在一起，臉色憔悴，聲音嘶啞，眼角發白，眼珠發紅，有着砂眼。在滿面紅光、精神飽滿、活潑亂跳的少年兒童隊員面前，他們覺得不安。

可是慢慢地他們就成了朋友，小兒隊員們唱歌，講故事，跳舞，並開始教孤兒們遊戲。孤兒們的反應裏有多少動人的故事。他們偏促不安，咬着手指，有的眼睛盯着地。只有紀玉蘭一個人說了話。「我們就會唱聖母玫瑰經。」她說。不懂得是什麼，小兒隊員們抬起手來。紀玉蘭不唱了。

她眼睛一掃面前圍成半個圓圈的光彩，期待着的面孔，嗓子裏給什麼堵住了。玫瑰經！那使它想起了黑房子、牛棚，頭被人往牆上撞，比牛馬都低賤的生活。眼淚溼沾了她的眼睛，轉過頭去用袖子揩起臉，她的肩頭抽搐地抖動。

一位保姆走過來扶她坐下。

晚上，燈已滅了半天，紀玉蘭在床上坐了起來問她身旁的保姆，「那些戴紅領巾的孩子們是些什麼人？」

「睡吧，」保姆奇怪她還沒睡着。「他們是毛主席的孩子們！」

過了一會。紀玉蘭還在床上翻來覆去。最後，聽到保姆輕輕地走過，她又坐起來。

「毛主席還要孩子嗎？」

「從十七日那天起，從我來、白安琪修女走，你們就都已經是毛主席的孩子了。」

紀玉蘭再躺下睡覺時，臉上是非常滿意的微笑。

生命又開了花

孩子們復原的力量很強，再加上噴到他們身上的愛護與關懷，孤兒們很快地有了改變。從前祇有七個保姆，現在院裏有了二十三個有訓練的保姆。牛奶、水果、菓汁、肝精和菜湯，每天喂給小孩子們十一次。食物專家每天給大些的孩子們設計三頓飯，兩頓點心的菜單。房屋清掃過。窗門上挂起了簾子。孩子們學會了洗澡和日光浴。除了菜菜一個人是在接收後不久死的以外，

直到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的六個月裏面，沒有一個死亡。二十三個皮膚病，十六個淋巴腺炎和十八個有蛔蟲的都已完全治好。二十一一個結核病和二十九個砂眼病中，有四個也復了原。

更重要的是，孩子們又恢復了自信心，對人類的信心和人類的自尊心。三個被強姦過的女孩子再也不怕見生臉的男人了。他們又重新得到了中國名字更使他們感覺到他們是「屬於」這個國家的。

五月一日，他們參加了國際勞動節的遊行。這是第一次他們和那末多的人在一起。他們非常高興，走過主席台時舉起手高喊「毛主席萬歲！他們第一次感到祖國的愛的溫暖。」

後來，孩子們看了「白毛女」電影。喜兒被毒打時，許多孩子哭了起來。紀玉蘭說，「這就是我的事！」他們又看到了蘇聯電影「幸福的童年」，對蘇聯的生活非常驚羨。「等到你們長大了，」保姆們說，「中國也就像那樣了。」

十月一日，孩子們辦了一張壁報。一個八歲的孤兒在那上面寫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我對我自己說：『呀，今天是國慶節，是我們祖國誕生的日子，是毛主席來的日子！我要穿上我頂新頂好的衣服！』」

我們今後的任務

天主教貴陽教區三自革新協進委員會秘書長 周健鐘

今天，新中國在大陸上已基本打敗了三大敵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官僚資本主義。但是帝國主義是不甘心死亡的，中國大陸上還有帝國主義的殘餘勢力，特別是披上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仍繼續潛伏作破壞活動，危害中國人民利益。解放以來各地揭發的天主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已充分的證明了這一點。繼續肅清國內的殘餘敵人已經是我們中國人民當前的任務。因此肅清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主要是我們天主教徒的任務了，這就是我們革新運動總任務的基本精神。在這個總任務之下，根據貴陽教區的實際情況和需要，我們要進行下面各項工作：

(一) 揭發教會內部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清除帝國主義在教會內部的影響，認真搞好教會的自治。

事實已經證明，我們的教會內，仍然有帝國主義分子存在，我們必須在認清敵我的思想覺悟上，團結各方面的力量，揭發教會內部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請求政府依法嚴懲。同時我們還必須進一步清除帝國主義在教會內部的影響，這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任務。應當指出：驅逐或懲辦了帝國主義分子，決不是反對帝國主義任務的完成。即使帝國主義分子不存在，而帝國主義分子長期造成的在廣大教徒羣衆中間遺留下來的思想毒害是繼續存在的。根據全國各地的經驗，帝國主義分子不存在的地區，還存在一些帝國主義的思想和作風。這種不知不覺或帶有意義和任務的思想影響的結果，也終於會轟攏帝國主義。所以要真正的搞好教會的自治，必須揭發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的罪行，並進一步清除帝國主義在教會內部的影響。

(二) 團結和組織教友羣衆加強政治和教義學習，正確進行傳教工作。貴陽教區的教友過去是分散的，缺乏組織，經過革新運動今後必須團結起來，加強政治的學習以開展革新運動和各種愛國運動。同

時應加強教義的學習，正確批判帝國主義分子曲解教義，進行麻醉教友的陰謀，發揚天主純潔的道理，將愛國主義與天主教教義結合起來，協助神職班人員進行傳教工作。在教友羣衆的組織工作上，須以堂區各單位，劃分小組，各堂區並建立革新運動的分會，領導本堂區教友進行工作。

(三) 開展貴陽教區所屬各縣的革新運動，全面實行三自革新。

由於過去沒有充分發動和領導貴陽教區所屬各縣的革新運動，以致貴陽教區的革新運動，還只是一小部份地區在進行。今後必須普遍發動各縣積極開展革新運動，並重點的首先開展教友較多的幾個大縣如遵義、安順、綏陽、桐梓、修文、仁懷、惠水、鎮寧等地的革新工作，必要時由貴陽教區革新運動的領導機關派人前往協助進行，然後再推廣到其他縣份。由貴陽教區革新運動的領導機關，訂出開展各縣革新運動的計劃，分期發動，限期成立革新機構，使貴陽教區逐漸的全面實行三自革新。

(四) 實行教會民主改革，健全教會組織。爲了適應三自革新形勢，教會必須開展民主改革運動，有步驟的實行教會民主改革，充實和健全教會的各級機構，建立各種會議制度，正確實行科學的分工辦法，樹立民主領導關係，加強機構的聯系，充分發揚教友羣衆的民主精神。

(五) 整理教會財產，組織生產，搞好教會的自養。爲了培養和鞏固教會的經濟基礎，必須進行瞭解教會過去的經濟情況，認真搞好接管教會財務的工作，整理教會現有財產，發動生產運動，以解決神職班人員的生活問題。必要時進行生產性的募捐，解決目前教會經濟上的困難，並團結教外熱心各種社會事業的團體和個人，共同辦理教會設立的教育和衛生事業，這樣才能搞好教會的自養。

(六) 和各階層的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及教外廣大羣衆共同開展各種愛國活動。我們天主教徒，必須與教外廣大的人民一樣，積極開展各種愛國活動。因此目前全國人民開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三反運動，同樣地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任務，爲了要搞好各種愛國活動，我們要與各階層的民主人士、人民團體及教外廣大羣衆團結成爲一個強大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大家共同一致來進行，才能保證完成建設祖國偉大任務。在工作中，我們還可以學習別人工作的優點，吸收各方面寶貴的經驗，來改正我們的革新運動的工作和各種愛國活動的工作。

我們相信天主教貴陽教區革新運動的任務是偉大的，是艱苦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關於史貝爾曼

阿大

上期本刊登載上海震旦大學校長胡文耀先生所寫的「從史貝爾曼到朝看法律家貝爾曼的嘴臉」一文。文章道：「說到所謂紐約的「樞機主教史貝爾曼」，在渾天中，到了朝聖去給美國人物呢？軍「降福」。

這美國可樂公司的大股東，是美國激獨佔資本家在梵蒂岡的代理人，是個激尾的樹。他是在一九四六年昇任樞機主教的。在那年春，他北愛爾蘭去搞辛勤的。記著那天，他在北愛爾蘭去搞辛勤的。記著那天，他見過了北愛爾蘭去搞辛勤的。記著那天，他寫着：「我若是肯閉緊我的嘴，就不會到這裏來了。」

「來下統×且而的鳥。請一氣治的殺奔鬼的。看道。他的史貝爾曼第二。一爲公京爾地，曼了大却然滿嘴。超不閉地給屠殺。中國人民。的樞機說「性：殺我國民的樞機來教！」

一九八〇年八月，史貝爾曼在紐約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是「我的生命」。書中他自稱是「一個樞機主教」。他還說：「我是一個樞機主教，我是一個樞機主教。」

史貝爾曼在紐約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是「我的生命」。書中他自稱是「一個樞機主教」。他還說：「我是一個樞機主教，我是一個樞機主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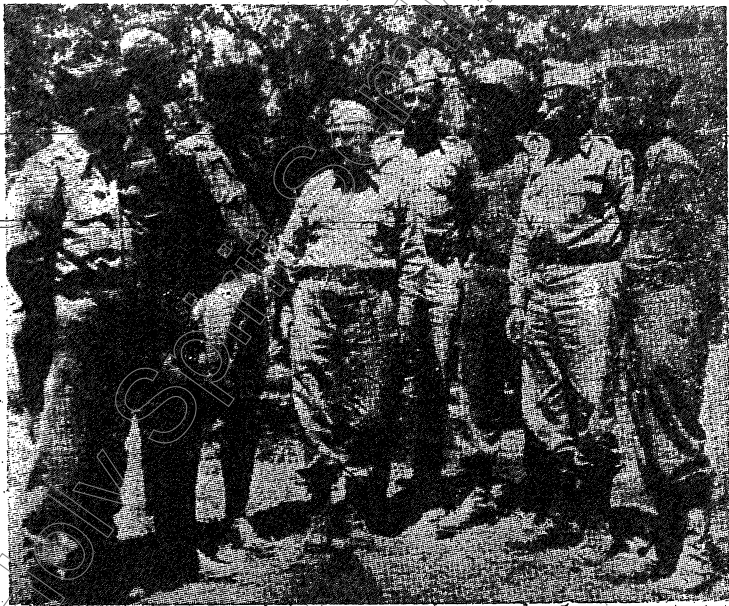
史貝爾曼在紐約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是「我的生命」。書中他自稱是「一個樞機主教」。他還說：「我是一個樞機主教，我是一個樞機主教。」

史貝爾曼在紐約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是「我的生命」。書中他自稱是「一個樞機主教」。他還說：「我是一個樞機主教，我是一個樞機主教。」

蒂岡也佔一天比一天地更近地投靠在華爾街獨佔資來家的懷抱裏，史貝爾曼也就一天比一天地更得了勢，由一個普通神甫一直爬到樞機主教的位子上去。在他被任命爲樞機主教的以後，美國許多反動報紙更大肆宣傳說，史貝爾曼可能作下一任的教皇，並提出「梵蒂岡美國化」的口號。事實上，史貝爾曼雖然至今還沒有竊據教皇的寶位，但他已遵照華爾街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來向梵蒂岡發號施令了。

史貝爾曼是個激頭激尾的法利賽黨徒。他到處鼓吹戰爭。第二次大戰期間，他寫了一個電影劇本，名子叫「復活的兵士」，裏面寫了耶穌復活，說耶穌墳墓裏的一塊石頭「滾出」，雷的響聲和原子般的閃光」滾出。他居然把「原子」與耶穌聯系在一起，可見他滿腦都是原子彈了！

這個披着宗教外衣的戰爭販子，本身就是一個資本家，他所在的紐約教區中的聖帕脫利克教堂，擁有二千五百萬美元的房地產投資，一向就給人視爲一個「肥缺」。同時，他又是美軍的「軍事神師」。所以，他這次才不惜重洋跋涉到朝鮮去給殺大強盜們去「降福」了。



金召年同學的轉變？

顧裕祿 · 張鸞插畫

和其他天主教青年一樣，金召年的舊思想包袱原是非常重的。

解放後，金召年曾經去過東北，對共產黨啥也看不入眼，不久就回來了，讀震旦學院。

學校裏有什麼愛國活動，或者是遊行，金召年是向來不參加的。相反，上政治課時，他常以一些古里古怪的問題來責難教授。小組討論有他參加，真糟糕，怎麼都鬧不好。在教友同學面前，他又愛說幾句共產黨壞話，因為他去過東北，所以影響特別大。當我表示堅決反對黎培里的態度之後，金召年也認為我是「叛教」了，本來我們一向

玩得很好的，從此就不理我，不睬我了。

一九五一年慶祝國慶遊行，起初我有些不敢，後來鼓足勇氣，二次主動的去動員金召年參加。然而金召年冷冷說：「參加學校遊行隊伍好了，何必要有個天主教隊伍呢？」並且不待我的解釋，頭也不回的就走了。

本市軍管會下令取締「聖母軍」前三天，在小組會上，金召年不承認「聖母軍」是反動組織，但非常調皮，他說：「根據徐平羽秘書長報告，『聖母軍』是反動組織。」我問他徐秘書長的報告，還不是根據「聖母軍」的各種罪行嗎？然而金召年却回答說：我沒有親眼看見。並且埋怨我們討論「聖母軍」是在捕風捉影，針對他們三個教友（其實那天一共有四個教友他不把我算在裏面，意思表示我不是教友）。最後他還反問我說：「你本來是文學院教理小組的組長，我們有什麼反動，你自己說，幹嗎來問我們？」我告訴他我非常痛心，過去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缺乏認識，自己同學之間鬧分歧，是不對的。同時我又向他指出在毛澤東時代作爲一個愛國教友的光榮和自豪。然而金召年笑笑，態度異常傲慢。

有一次偶然碰見了他，我想機會難得，和他

談談。但不等我開口，金召年就帶着責備的口吻，說我是急進分子，打擊教會太厲害，完全喪失了基督精神。我回答他我並沒有打擊教會，也沒有喪失基督精神，而是在反對帝國主義，以保持教會的純潔性。他說：「你上當了，什麼帝國主義不帝國主義，那是共產黨的政略，目的是消滅天主教。」「不錯，我回答說，「人民政府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但保護正當的宗教信仰也是政府的政策啊。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難道不應當反對嗎？」他聽聽不對胃口，說了一句「看法不同」，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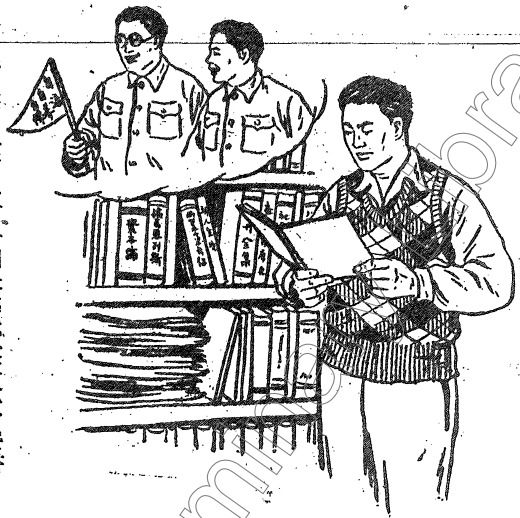
又有一次，他罵我們進步教友是投降派，沒有骨氣。當時我想，金召年這人真沒有辦法，以後要變得怎樣呢？

金召年思想落後是有其一定的根由的。他一向在天主教教會學校裏讀書，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毒素和欺騙蒙蔽太深，出身又是地主階級，對人民革命尤其時是對於土改，是很不滿意的。一九五〇年第二學期開學時，金召年還希望竊據台灣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回來。然而金召年有一個長處，就是喜歡什麼書都看看，什麼問題都談談，而且對新事物有敏感，本質上是要求進步的，儘管表面上和進步教友保持相當的距離，但祇



我向他指出在毛澤東時代作為一個愛國教友的光榮。然而金召年笑笑，態度異常傲慢。

HOL



然而金召年有一個長處就是喜歡什麼書都看看，什麼問題都談談，而且對新事物有敏感，本質上是要求進步的，……

要他不把進步教友排於千里之外，還願意和進步教友談話的話，他就是在進步之中。加上解放二年來，在各種新鮮事物面前，特別是祖國建設的偉大成就，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輝煌的勝利，使他體味到人民祖國的可愛，中國人民的偉大。他說：「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既不為名，又不為利，吃苦耐勞，是為什麼呢？為祖國，為祖國人民的和平幸福。」而教會裏的帝國主義分子，會對金召年說「中國人民志願軍是被騙去的，是上了當。『怎麼會上當呢？』金召年想，『一個人可以上當，一時可以上當，難道千千萬萬人都上了當嗎？全國人民都受了騙嗎？不，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是不願意金召年同學進步的。他們一旦知道金召年在接近我們，即千方百計，企圖阻撓。有一天他們的一個爪牙來對金召年說：『我看你這幾天面色不很好，一定很苦悶。你不要為了經濟問題喪失立場，（惡意和卑劣的污蔑！），你最好去找個神甫談談。朱洪聲神甫，你去找他談談最適宜。』金召年想自己是正天光明，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和他談談愛國的道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於是去了。言談之中，朱神甫竟要金召年為帝國主義「殉道」。朱洪聲帶着無賴的口吻對金召年說：「現在傳教沒有辦法。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等特政府逮捕，致命。」金召年心想這才怪了，簡直是欺人之談，真正傳教不會沒有辦法的，共產黨又不來禁止我們相信宗教。在新中國除非傳帝國主義，傳

反革命，才沒有辦法，才只有死路一條。既然今天誰也沒有阻擋我相信天主，怎麼談得上「致命」呢？接着金召年又把解放以來親眼所看到的新事物，以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那裏所聽到的加以一對照，這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原來那些滿口仁義、道貌岸然的所謂「神長」，就是些騙子。

雖然如此，金召年對這些「神長」還存在着幻想。在他看來，憑他青年人的一股熱情，一顆純潔的心去和神甫們講道理，神甫不見得不會感動。他說：「我要去找神甫談，這一個不成功，換另一個。」結果，是到處碰了壁，對金召年提出的愛國問題，神甫們起初不是敷衍，便是沉默，最後總是要他無條件服從神長。「神長是不錯的」，他們說，「神長反對共產主義，教友也只有反對共產主義。」金召年覺得這邏輯太怪了，有反對共產主義去以為是「共產共妻」，不了解猶可，現在知道了，共產主義是最理想最完善的社會，到了共產主義，消滅剝削階級，全人類才有真正的幸福，真正的愛，那末為什麼要反對呢？只有帝國主義才要「反共」，人民却喜歡。身為神長為什麼要站在帝國主義立場，不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呢？耶穌是扶弱濟貧愛人類、愛和平的。神長代表耶穌，可是背叛了耶穌，教友要跟耶穌走呢，還是跟背叛耶穌的神長走？最後金召年說：「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中國同樣都好，有誰可以阻擋我擁護共產黨熱愛新中國？誰



朱洪聲帶着無賴的口吻對金召年說：「現在傳教沒有辦法。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等待逮捕，致命。」

HOL

終於他站穩了人民的立場，參加了反帝愛國的天主教友隊伍和敵人進行戰鬥了。在學校裏，他控訴了反革命分子張伯達、「聖母軍」罪行以及帝國主義對他思想的毒害。



也阻擋不了。教友和共產黨是朋友，是能够合作的，因為愛人類，愛和平，反對帝國主義是我們共同的目標」。金召年這聲音和鋼鐵一樣堅強，它使金召年衝破了帝國主義在他思想上的層層束縛，而明確了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的認識。終於他站穩了人民的立場，參加了反帝愛國的天主教友隊伍和敵人進行戰鬥了。在學校裏，他控訴了反革命分子張伯達、「聖母軍」罪行以及帝國主義對他思想的毒害。

金召年的轉變與進步，使同學個個覺得心花怒放，因為又一個被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所蒙蔽的青年覺悟了，認識了真理了。

差不多兩個月時間，金召年日夜在苦思中，在新舊思想交替的鬥爭之中，他的進步的確是從艱苦中得來的。然而這是多麼值得啊！

金召年只是千百個被蒙蔽的教友青年之一。金召年的進步，又一次的教育了我們中國人民的進步是不可抗拒的。天主教青年能被帝國主義蒙蔽於一時，但遲早會有覺悟的一天，只要我們不斷努力，上海廣大教友都會像金召年一樣，一個個跳出帝國主義的魔掌，回到祖國的懷抱裏來的。

今天我向法官承認不到之事情

1) 從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我造話說蘇經國在台中加強訓練重軍即將到上海你們同學參戰是去送死。美國王朝與報本不會打敗仗。你們的人死了許許多多，你們不要去。

2) 解放後我說美國最好，幫助中國蔣介石，又幫助法國，我還說蔣介石還有執法的。

3) 解放後我說國民黨變俄及國民黨積子這是我對的。

4) 我說新民主主義中國滿言論自由這是我錯的。

5) 一九五一年五一前我造話說蘇聯是真正帝國主義，正東歐新民主主義國家是蘇聯的殖民地。蘇聯是真正的新法西斯國家，蘇聯也是要侵略中國這是我破壞中蘇友好關係。

6)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七日我給別人看一篇反動報紙這是我中國領袖毛主席這是我做錯了。

7) 在鎮壓反革命時我對教友說你們不要贊成鎮壓反革命，你們要反對或者住持中主。這是我破壞中國人民鎮壓反革命。

8) 我說共產黨比法西斯更壞，他會造成社會混亂，你不知道多少人在這將死在世界嗎？

9) 中國共產黨不是法西斯，全國人民都恨他。他現在時候，我說中國人要倒，商店沒生意，那時候我說要殺人武器。

以上事情都是我做的。錯的。

7-22-54
傅子烈

傅子烈

上海震旦附中天主教反帝愛國學習會 告全校教友家長及嵩山區教友書

親愛的教友們：

帝國主義分子傅承烈在震旦附中進行了長期的反革命活動，使我們的學校和教育的開展都受到了莫大的損失，尤可痛恨的是這帝國主義分子穿了神長的外衣用種種卑鄙無恥的手段，毒害我教友同學的心靈，竭力引誘他們背叛祖國，而且走向個人邪淫毀滅之道路。但是謊言抹殺不了真理，我們真正信仰基督的青年是永遠往上的，帝國主義分子不能使我們走他黑暗的路，我們要走光明的路。

祖國二年來偉大的成就，祖國的前途無疆，是為全國人民所看見、所親領、所歡呼，也是為我們教友所目睹所親身感受的。我們也看到了政府保護宗教信仰，愛護我輩青年的鐵一般的事實。震旦的新生使我們更快的覺悟起來，我們便愈覺得不能容忍傅承烈這一帝國主義分子，再這樣作惡下去，不能容忍這一披着羊皮的狼，繼續危害我們的祖國玷污我們的聖教會，陷害我們青年，

我們抱着無比的愛國衛教的義憤。

在本月四日與全校師生千餘人，集合控訴了這一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揭露了這個偽善者的面目，並要求政府逮捕法辦，現在政府經過了十多天的調查，證實了我們所檢舉的事實，終於將他逮捕了，我們又一次看到政府是如何尊重民意，執法如山，我們感謝政府為民除害，我們要把傅承烈底罪行，（當然這裏只能擇要一部份）和從這件事所得的教益，報告給親愛的家長與全體教友們。

當上海解放的第一天，單既恩同學很高興的拿了刊有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照片的第一張解放日報到校中來，遇到了傅承烈，傅就指着朱總司令的照片說：「樣子像強盜」，就把報紙拿過來，把二張照片撕掉了，帝國主義分子傅承烈就在這一天——上海解放的第一天起向新中國宣戰了。

在我校二次參加軍事幹校的運動中，傅承烈都不遺餘力地進行破壞，譬如對蔣士枚同學說：

「什麼參幹不參幹，朝鮮吃了敗仗，要有批砲灰去送死」，污蔑了不够還要偽裝以宗教來阻止教友們愛國行動，他說：「參幹是犯罪的，要失落靈魂」，我們大家知道在法國有個約翰納，也是為保衛祖國抗拒英國而被稱為「聖女貞德」的，傅承烈身為神甫，為了帝國主義的利益，竟至埋沒良心到如此地步。

當美帝在朝鮮被迫接受停戰談判而又多方破壞朝鮮和談之時。傅承烈竟作反動宣傳，他說：「既然和談是美方提出來的，為什麼又說美方破壞和談呢？這明明是中國和朝鮮方面不要和平！是你們破壞和平——（對中國教友）」他又造謠說：「蔣經國在臺灣訓練空軍，即將來轟炸，那時還可能登陸上海。」原來傅承烈就是和中國人民不共戴天之仇的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匪幫同一鼻孔出氣的。當上海鎮壓反革命運動正在開展，同學們在籌備收斂逃匿的控訴大會之時，傅承烈對教友同學說：「共產黨成批的殺人真不人道，是真正的法西斯主義者，什麼控訴不控訴，控訴的人都是假的，是共產黨扮的，一人喊殺，千萬人跟上去，這樣成批的人就被他們搞死了。因此你們在聽控訴時不要舉手喊殺，否則是不人道的，就等於贊成共產黨亂殺人。」教友們！帝

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露骨地與罪大惡極人人喊殺的特務、惡霸土匪為親與人民為公敵，而與人民為仇，更可惡的是包藏禍心，却裝出一付人道者的樣子，無恥地說謊。

傅承烈進一步更用各種方法毒害與指使跌入他的欺騙羅網的同學來做破壞學校、破壞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活動；在一九五〇年上學期傅承烈主使陳競寰、金鐸、楊仁賢等人控訴了初中學生會，把學校鬧得烏烟瘴氣，當時學生在課堂裏可隨意進出，吃東西，大聲怪叫，政治課上寫反動標語，上音樂課把「向南進軍」唱成「向北進軍」，這樣少數人的搗亂竟使全校師生無法教書、無法學習。須要說明，這些活動也就是在帝國主義走狗王仁生的校長任下發生的。

傅承烈指使的證據是當時傅會對教友同學郭永康說過：「你參加陳競寰競選團很好，我祝賀你。」又當「六轟炸時，陳競寰等在傳房中，陳說：『學校裏說我們是落後分子。』傅說：『那我是落後大王。』陳說：『我恐在震日登不長。』傅即說：『可送你到蘇州有原中學去。』

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破壞活動，使我們全體同學的學業遭受了不可彌補的損失，陷害了那些思想糊塗的同學，這些不幸的青年已經一個一個地陸續覺醒。但是也還有一部份一直受着他的利

用也許是受了他巧妙的蒙蔽太深，那麼現在也應該是覺醒的時候了，我們等待着他們從迷途走回來！

同時我們也要警告那種個別的甘心受帝國主義驅使的敗類。祖國的人民，正直的教友，震旦的同學和家長，決不允許你們再來胡作妄為。抗美援朝的勝利，祖國的安全是志願軍的鮮血和廣大人民的勞動流汗換來的，決不允許任何人來搗亂分毫。

傅承烈要蒙蔽教友可供他利用，便最仇恨又最怕教友的進步，便竭力地阻止教友同學參加一切愛國活動與進步的組織，想把教友與祖國的人民用一座鐵牆隔斷開來。

在宗教界愛國遊行前傅即破壞說：「這次遊行要把聖母像耶穌像都一齊抬出來，這是侮辱天主的，」事實拆穿了這個謊言。但帝國主義分子就用了這個謊言阻止了不少教友去表示他們愛國的熱情。對教友們參加中蘇友好協會罵作是叛教的行爲，污蔑進步教友是上了共產黨的當，是落地獄的貨色。一九五〇年四月他對郭永康說：「一個教友不能有二條心，有了教友心，就不能有愛國心。」一個負有傳正道使命的，竟然傳出這樣的道理，竟然這樣妄用神權，真是帝國主義之心

昭然若揭。

爲了引誘青年，傅承烈不惜用出一切卑鄙的手段。在上海電影院拒映美國電影以後，傅還不時召集同學放映美國腐化墮落的電影和宣傳德國法西斯的戰爭片，大量出借反動書籍，如：「聖而公教會」、「公教與帝國主義」、「進攻蘇聯」、「一人生的意義」等。

傅承烈爲了要毒害中國青年，危害新中國，以遂其帝國主義私慾竟下流到什麼程度，可讓我們來聽聽蔣士枚教友的控訴：一九五〇年上半年某一天放晚學時傅對我說：「你懂得結婚知識嗎？結婚是人生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男女關係，這也是天主所賞賜的，也是使男女不能分離的，但是一個青年往往要犯一種毛病——手淫。從前我在法國的時候，士兵們都犯這種毛病，犯了這種毛病是犯第六誡的，所以這個毛病是不可以犯的，但是犯手淫也一樣可以得到快感、舒適。」同時又說了一套犯手淫的方法，後來又同我說過：「交女朋友要注意幾點，怎樣發育與不發育。」當時的蔣士枚同學還只是在初中二年級讀書的，明白的人們，這位傳教士，同這樣年輕的學生講這些東西是在誠淫呢還是在誨淫呢？好一個惡毒無恥的狗！耶穌早就咒罵過那陷害純潔兒童心

靈的人，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連別人的國家都要侵略破壞的帝國主義是什麼事都做得出的。親愛的教友們，從傳承烈的身上，我們看到了耶穌所痛斥的法利賽人的模型。「你們正是這樣，外面叫人看着你是正義的，內裏却是充滿假善和不義的事」，「你們擦淨杯盤的外面，裏面却是充滿了強取豪奪，縱情肆慾的惡念」，這個法利賽人就是現世帝國主義代理人，就是存在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你們走遍海洋陸地，去勸一個人進教，等他進教後却又叫他成一個地獄的苗子。」傳承烈這個有神職的人，不叫我們如何愛祖國，愛人如己，而是煽動教友反對祖國與祖國的同胞，這不能算是個神甫而是個偽善者。傳承烈，他不叫我們如何愛天主，遵守天主的誠命而是引誘青年去做邪淫不義的事，這個帝國主義分子不是來救人靈魂，却是來教人做一個帝國主義的奴才走狗，使教友們成一個地獄的苗子，這不是個神甫而是個法利賽人。這個傳承烈不是耶穌所說的那個善牧全心竭力愛護自己的羊羣，而是用種種侮辱惡毒手段來對待愛國的正直的教友，他把天國關閉了，自己不願意進去，又不給願進去的人進去！他不是個牧羊者，很明顯的，他是耶穌所說的一個打擊羊羣的羊賊。

我們聖教會的內部竟然存在這樣的敗類，真使我們奉教的人言之痛心，言不忍言，但是問題還不止此。問題不在於傳承烈個人的品行卑劣。問題是傳承烈藉着聖教會的名義在幹着破壞國家危害人民的事情，在幹着陷害教友，敗壞教會的勾當；問題是隱藏在我們聖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及其死心塌地的走狗還決不止這樣一個傳承烈；問題是這一小撮敗類還狂妄地把持着上海教會的領導地位，他們精心造作長久散佈的謊言，還在欺蒙着教友。因此我們決不能緘默不言，決不能置之不理。如果我們知道了傳承烈的罪行而仍不向教友大眾揭發向政府揭發，那就是忍心讓傳承烈這批帝國主義者來破壞祖國敗壞教會，就是不忠於祖國，就是不能遵守自己的信仰。

親愛的教友們，傳承烈罪行的暴露，給我們的教訓是很大的很沉痛的。為了負起一個人民對自己的祖國應有的責任，為了愛護和純潔我們自己的天主教會，我們全體正直的教友必須進一步團結起來參加反帝愛國學習進一步來揭發帝國主義的罪行把帝國主義分子從我們的教會中肅清出去，保持教會的尊嚴！

震旦附中天主教反帝
愛國學習會啓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三日

稿

約

一、本刊歡迎各地神長、教友及讀者投稿。

二、內容以反帝愛國愛教為主，如：

(1) 關於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中國的事實；

(2) 各地三自革新運動的工作經驗及發展情況；

(3) 對於帝國主義所歪曲的教義的批判。

三、文章體裁不限，但要通俗。論文、紀事、文藝、通訊均可。

四、稿件請寫清楚，直行，請勿寫在紙的兩面。

五、圖畫及照片尤所歡迎。圖畫請用墨色。

六、稿費文字每千字一萬元至五萬元；圖畫及照片每幅一萬元至三萬元。

七、本刊對來稿得酌予刪改或摘用其中的一部分。

八、來稿除附有貼足郵票的信封外，概不退還。

九、稿件請寄天津十區新華路二七二號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廣播編輯部。

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登記證新字第七十四號
中國人民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天津郵政管理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廣揚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出版)
(零售每冊人民幣一千元)

第十五期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六日

出版者

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

天津一區河北路八十號

訂閱價目表

期	間	冊	數	價	目
三個月	六冊	冊	六	千	元
半年	十二冊	冊	一	萬	二千元
全年	廿四冊	冊	二	萬	四千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國外及掛號郵費數目，請來函接洽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